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張宮處中　參閱

何大復文集

疏　何景明

應詔陳言治安疏　因災修省

公乎救賑祭不惧古人不獨以文章雄一代也今非耽已易名而公尚未得謚深為缺典

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勑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綸音痛切，無不感動

流涕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嘗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悉省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應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參人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欲圖理

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懈。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下不思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

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　陛下尤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寖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

此言行關國是

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

之。辭上裁則制度不曠功實不謬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倂爲罷斥。而奬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祗在　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稱時事。爲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

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自怨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爲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雊之異。是臻嘉靖之効。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取哉

書

與藩司　救荒

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税命守臣存撫賑貸此　主上俯念元元之意甚渥也今郊壥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疇訣兄弟叛父毋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徃事巳鑒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知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寛民

徃固無及矣來可不念乎

生承　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
眎序內無存變之郵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
生齒之大命彰　王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
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
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
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
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羈索民出錢
又胡椒馬布枲鞶纓諸物屢下于民需價償之價倍
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絺綌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

歛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黃河之役築城修塹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粮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爲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刼掠爲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爲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求平日無賴子弟爲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爲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佑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

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粮已盡日貸餅餌而卒不得與此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等疾耳聞目覩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此可入管子語為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畜猘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泡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與一利以收民之心何以異此也

記

信陽修城記　築城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成，集予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厲蔽，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寗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爲防焉，廵舊城，視之曰庳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庀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西縣

鐘、又置漏小南門、甃城上洑下而走水、卽積雨不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是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度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鎧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義、梁山、醫官周實、於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氏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鄰。政貴人和。不以險塞為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之。管大盜之入汝

南也吏有葺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夙守吏也寇則踰垣蹋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夙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未弗治也是役也濟君經始閻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閻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禮教以經之所爲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未者哉

序

鄭子擢郎中序　　大同粮儲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茲擢子爲不懌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暴取茵不改歛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懌景明聞之見鄭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此兩句亦討論可不須也）鄙人多求靚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駑駿別刃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奮難是

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鄭子曰吾稗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燔燭者多焦導水不漸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爲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弘羊敗於害劉晏敗於專不害不專用之爲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

王渼陂文集

記

王九思

壽州正陽鎮新修城垣記　正陽鎮城

正陽鎮在壽州南六十里淮水自桐栢來直走其西人家負水而居幾七千戶舟楫所通四方商賈無有遠邇畢會于此蓋中都第一鎮云　上即位之六年正德辛未江北諸郡盜起盜嘗至潁上迫于正陽居人戒嚴幸無事越明年壬申春二月兵備僉事欒平李君天衢巡行潁上會盜數千人亦同日至攻圍甚急盜又數十騎東行刼畧去正陽二十里所人乃大恐訛言驚擾爭走逃避相蹂踐有溺水死者當走時

文登叢公白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盧鳳諸郡會出按部聞潁上門跳驅至正陽其日盜聞郎解去鎮之父老豪傑相率頓首謝公進之告曰夫難度者變易失者時此鎮繁華藪盜之地盍思永圖以輯爾後不然終患柰何僉復於公曰惟西長淮之險可恃無恐其三面受敵若浚土引水水以環之土以垣之垣以樓之人以守之是亦一策公曰俞我其視哉視已日可度地得千二百二十有六丈度入得二千六百七十丈公曰河廣惟四丈深半之工

力則視其戶而上下之三面為門門有樓有橋垣之上為樓十有七所離列惟均名曰敵樓凡樓則選諸富而義者獨為之否則數人合為之於爾何如父老豪傑齊應聲曰幸甚乃進鳳陽府通判方賓又進宿州判官侯經督其任俾遄即功無戾於小民未幾報河渠成又未幾報門報橋樓成凡三旬有三日凡三十萬工乃刻石而記之以文屬壽州同知王九思

固原東路捌修白馬城記　　創築邊城

嘉靖壬午以來陝西邊鄙多事是時少傅兼太子太

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邃庵先生楊公方致仕居京口。其乙酉春，天子用廷臣集議起公。公辭至再三。有詔改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師西征。公既至開府固原，所以朝夕籌畫者邊防大計靡所不周。嘗下令許豪傑言事便宜。於是守備固原都指揮僉事劉君文上復於公曰：固原故戎馬四馳之區也。弘治正德中明公發議於中路預望城增設平虜一所。其西路紅古城增設一堡。募士委官操備。虜見其如此，乃于東路入寇，以撤都城白馬林

爲穴由此而南深入至于平凉而嘉靖壬午虜大舉入寇時正由撒都城也狂瞽妄議以爲撒都城之地不可無一城也于是下固原衛苑馬寺勘議指揮符深劉長張子儀合辭言曰夫撒都城者雖界清苑草場然地勢孤懸久不牧放且其地善水草頗稱肥饒宜懸築城以斷虜道便其自馬井墩堡亦宜改築近水展築月城占據水頭使虜騎不得以南向飲馬庶虜患可息固原其寧靖云今叅政成君文是時以按察副使兵備固原公乃進告之曰夫成功者不計其

費圖久安者。不憚其勞。若撒都城之役是也。其會同
都指揮劉同卜日興事。乃是年八月初吉工興。十月
以成事告。更其名曰白馬之城。作南北二門。南曰永
寧。北曰阜康。皆公命也。城內作官亭二。作倉厫若干
楹。是役也。力則固原平涼軍民。及清平萬安二苑夫
凡若干人。食則固原州及彭城板井厫米。以石計若
干。器械把若打鐵磚瓦木物則官為辦置。銀以兩計
若干。既乃照例懸賞。募士千餘人。設操守守堡官各
一員。每士給近堡田百畝墾種。俟十年後量徵子粒。

備本城用而是時移檄巡撫陝西都御史王公行令布政司于原坐附近城堡厫米量撥本城以備接伏官軍於是固原之地中路則有預望西則紅古東則令有白馬保障之形既建捍備之念恒存則虎山以北虜騎難入平涼以南郡縣可安枕而臥矣

序

賀總制大司馬松石劉公破虜奇勳序 破陝西虜

陝西固原州總制三邊大臣開府之區也邇者廷臣建議以爲花馬池者北虜入寇之外戶也固原其堂

家也。外戶不守。如室家何。請移總制駐花馬池、而固原則巡撫陝西都御史特往臨焉、則聲援相接、外內有備、庶虜患可息、邊境其寧謐云、議上、天子報可、乃今年夏四月總制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松石劉公往涖花馬池、乃八月中、虜大舉入寇、數萬人過花馬池、聲勢甚熾、先是公常制火器、築邊墻、穵握壕塹。虜以此不敢入我境者蓋四五年。不意其一旦至此。公大怒、斬二指揮以徇軍中、曰不用命者、有如此。而又下令各城堡、清野堅壁。勿與戰、待其自困。又集三

鎮之兵分守要害待其返截殺之踰數月虜肆野掠無所獲果大困而返于是寧夏總兵任傑自賀蘭山後乘虛而入擣其巢穴斬首百八十級獲被虜男婦若干人駝馬殆不可數分守下馬關陝西總兵魏時邀截斬首百五十餘級分守乾溝榆林之官兵截殺吉囊之次子及其妻若弟虜乃大哭聲動數十里遯人以為自設總制以來戰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贈延綏副總兵時公序　破河南流寇

天下自孽寺竊政毒流虐燄及于元元遠邇迫脅咸

擾弗靖兩京畿內之地河南山東四川諸路盜賊蠭
起刼掠邑聚攻陷城池燔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或
逃亡守臣馳奏朝廷以爲憂下大臣集議兵部臣言
各路兵壯狃于承平勇怯相半賊勢如火益熾未易
撲滅惟西北各邊鎮智勇之將素著勳績剛悍之卒
習與虜戰 陛下幸聽臣言選擇征調分布各路責
以成功即盜賊可計日定惟 陛下察焉 上可其
議于是延綏副總兵都督僉事時公奉命來河南矣
今年二月朔至陽武行與賊遇賊號二萬衆公所統

士纔二千，且戰，下令軍中曰，敢後者死，士人人殊死戰，戰甚苦，賊大敗，驚乃遁去，斬首三百七十八級，獲被虜婦女幼男三十六人，馬騾三百四十二匹，馳奏，上嘉悅，賜之勑曰，勞苦副總兵，爾率邊軍跋涉險遠，首與山東賊遇，即能大挫其鋒，智勇忠勤，足稱委任，令河南賊衆尚繁，生靈甚苦，爾與諸將協心畢力，大功早成，自有恩典，以酬爾勞，爾其懋哉，公自陽武之戰，又與賊戰西平，斬首四百六十級，又戰于洛陽于六安定遠，斬首五百級，賊懼走上蔡岡炲，又追及與

戰斬首二百四十級前後擒獲男婦共四十九人諸將亦各力戰有功于是元惡就擒或自經死餘黨數百人爲我軍所擊殺晨夜奔突若魚在釜糜爛澌盡可跂足待公以鳳陽湯沐之地 皇陵在焉擁衛防獲勢無容已于是駐節壽春偵候四出日報無虞嚴刑戢下噤無敢譁城中寂然安堵如故父老幼僮仰戴歌頌比于父母客有劉子實者秦富平人也晨詣軍門求見公曰客欲何言子實長七尺餘濶面廣鬚髯抗聲秦語曰大將軍苦于風塵願獻牛酒饗士非

大有古風

有他願也。公曰。義人攜之上。與語甚悅。是時予罷官者數矣。道阻弗果于去。公聞予名。躍馬見訪。予往拜其門。則予實已先在。禮竟長揖。向予曰太史公寧無大將軍一言乎。蓋聞諸易曰。師丈人吉無咎。夫丈人者。老成持重之稱也。其歷年多。其涉世深也。其臨事懼好謀而成者也。是故有不戰。戰則勝矣。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此之謂也。公今年六十餘。累樹邊勳。爲將宿將。其用兵如老醫。用藥隨病以施。即應手愈。巨寇底平。論功錫爵。封萬戶侯。行有日矣。敢以爲公

賀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破四川流寇

七年壬申春河南廬鳳諸郡盜起是時九思同知壽州會有歸命弗果行繼聞延綏諸將南出擊賊戰甚苦而將軍都督僉事時公驍勇特甚夏五月將軍駐節于壽九思上軍門謁拜焉又一月賊平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逼于漢中聲震關輔門庭之寇其憂又甚大也未幾時公用河南功掛印平賊將軍進秩右都督賜蟒衣玉帶以步卒三千佐太子少保彭公西

出擊賊當是時四川諸盜先後以次平定獨廖麻子者衆至數萬攻劫郡邑殺害憲臣禍患深至不可撲滅我軍既至少保公曰賊乍降乍叛或言撫吾以為攻之便于將軍何如將軍大聲曰賊之罪上通于天巴蜀之民肝腦塗地恨不啖其肉又戕殺憲臣兵法不云賊賢害民則伐之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竊以為攻之便少保曰如計不可不早為戰于是將軍下令軍中曰吾與若等去家數千里深入擊賊頗

陛下神靈少保之威德宜取之易雖然無敢或怠

則殺汝矣。當是將乘河南之勝。三軍皆勇氣百倍。與賊戰于漢州潼州之間。賊衆大潰。追亡逐北。凡生得若干。斬首若干級。獲老幼男婦若干人。訐其終始。財十有五日云。捷聞于漢中。而廵撫陜西都御史藍公命九思紀之。九思受命而賀曰。廼者河南之役。兵殊死戰。民不憚擾。成功則甚速。斬獲則尤多。意者兵因險而愈奇。勢勝而易揚歟。將軍嘗言我武人不讀書。惟是委身以報國。誠心以䘏下。推斯言也。雖古名將何以過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下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參閱

康對山文集

奏議　　康海

擬臺諫奏免拔尉剌舉下　奏免拔尉剌舉

此文全彷西漢疏體

臣惟三王以禮使其臣、故功烈高尚後世莫可京也、陛下何不一切以禮自居使臣子人人自安、以相成

陛下之功烈使並名三王同符二帝傳之萬世乎夫臣之於君非有父子之親也遠父兄辟鄉土非有親戚倚劇之樂也動之有法行之有制非有優游自恣之趣也然而任爲斬刈流徙而莫爲之怨勞瘁其職而不敢安者此非必 陛下之聰明家照而人覘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其君臣之義而施報之禮所由於 祖武廟初立投閣宗之制者遠也今奚所制而輒廢伺察百僚遣出內前中貴為主也 祖宗之舊變立新式使臣子人人疑懼狼狽莫能自盡哉夫微瑕小

過此雖賢聖不免也。況中才之士，待教而善者。魏文侯戰國衰世之主，尚不忍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況陛下之明聖，乃數以微過細事，困辱豪傑，後何以爲訓也。夫文書期會失報，非鬻賄獄訟大壞國法也。叅詰簡寡，求以勿濫無告，非圖蹈忠良也。臺諫止息時弊，非引之已歸而後利也。乃皆許校尉舉刺，若覓賊首，此何爲也。夫公卿大夫縉紳之至貴也，校尉廝役之至賤也。公卿大夫，校選之於鄉黨，進而策之於大廷，慎而擇之於天下之公議，非若校尉但以戶傜僉

派也。乃其制行知識。悉爲其所制。臣以爲大舛也。堯以禮任其臣。故義和四岳效其職。舜以禮任其臣。故禹稷臯夔奏其功。彼其蹟非不崇。而智非不遠也。乃不聞有家緝戶舉之事者。彼固以爲不可也。公卿大夫者。與上共理治道。而致之民者也。臺諫者。與上及宰相共論治道。加之駁難審固。而授之民者也。古之人官盛任使。忠信重祿。以待其臣。尚恐不得其心。故於是有燕饗之禮焉。有體悉之惠焉。有推引之讓焉。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其

義如此深。而禮如此厚也。今又旁求博致惟以能尾

（可法奇矣）

蔫一之謬則欣欣然遂以為快一繫詔獄則不可更辨其寃。由是言之。雖有伊尹周公之忠。固亡用申也。夫中才之士。因所施厚薄為效者也。非皆賢而有行也。彼見上圖幸其罪隙則必巧為規避而逃之是故

（者見飾詐之事以令猜作）

益相誣蔽以奸其上也　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勵精求治。尚可得乎。　陛下何不如堯舜之已事。使臣下得人人安心。毋肯奸上欺罔也。夫校尉者。非有士君子之行也。編之行伍。非有下士之貴也。勝威

以劫衆非有禮義廉恥之節也有權臣專操國柄乃始用之不知 陛下大光明照之下何乃猶爾也夫忠佞賢不肖之辨臺諫之舉至嚴也唯 陛下留意保惜一以禮裁之雖至亡行者皆將修飭其身願效陛下任使矣況肯盡心於事毋擇其生死者伏惟陛下圖之

鑄錢議 鑄錢

臣竊以事有不得已而始爲之者猶必盡視於情之所宜宜矣終或有窮焉則亦未免病民而不爲便錢

法本歷代初造。中衰之際。財用耗乏不繼。姑權宜為之以稍補塞焉爾。承平之世。財有定取。用有定度。奈何以遽起乎。夫所以遽起者。臣知太倉銀數不充。諸邊饋運不已也。然其事勢所至。臣恐有五不可者。使錢禁一出。小民不知上意所在。必相鼓撼。以為擗糜歷代所制。市者匿。收者散。相易者不相信。得者不以為有。雖散之於上。而下已疑懼而不受矣。設有他事偶起。朝廷即欲嚴法以驅。能易以用乎。此謂一不可。人居久靜而無所擾。則孅蛸相雜。人心久安而無所

錢貨之流本以便民若一加禁制無論得失必致紛紛其擾矣

拂。則譎詐相起。百姓逸居無事。朝夕所念。惟財利是急。今以鑄錢號之天下。彼肯兀然守禁而不盜鑄者（此論本之賈子）

耶。盜鑄不已。則必以法繩之。嚴法之際。官吏又緣以償憤報怨。民則有死而已。況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示民以利。而又繩其爲盜。恐殺者日多。而鑄者日盛也。此謂二不可。況事安於相習。疑生於驟見。諸邊之民。習於布帛銀穀之交。卽易使之以金。彼且疾痛不欲以爲無用也。今以通於諸邊。有不愕然駭耶。於此固有不可以法相迫之勢矣。然尚無足懼也。使給邊錢

攏一切以此用之則大可懼矣北虜犯塞邊餉匱乏下運大起且不足繼況前此只收銀粟與布無妨於用今易之以錢則能可以不懼乎此謂三不可且銅炭非常積之物賦之所取亦有額限需之不得有司必將別爲之所有不縶以求致乎今民安於無事奢巧相競偽恐不克常賦所入尚煩縣官嚴限而不能集而又益以此哉此謂四不可民安而動則驚惑煩厭行錢之地習於舊錢之貴而新錢之賤一旦鬧以鑄錢行之則必以新錢不可久用即使畏法勉從尚

邊餉論折色無益實用

盜鑄之令殺人繁多朝廷不忍百姓之死革新錢不行。夢。不。常。敢。蓄。錢。者。自。絶。而。市。肆。所以紛挐也

制錢之禁

鑄則蓄鑄錢者豈不深以爲誤已也法不行嚴而使之行既行而又輒止竊恐法之不可以示民也此謂五不可夫五者之中三不可爲重而五不可繫治體爲尤重省財足用自有經略固不可專於一錢之有無而已也此不之已時尚得已非臣區區所能定論也謹議

書

與王秉衡　關中事宜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意卒小敗，大如意卒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纖眇，彼以倉卒小慧，謂可進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傾餉數年矣，老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于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剝樹膚發草殼以爲食，寧夏雖新淨盪虜，一被狼籍，倉廩虛匱矣，延綏甘肅諸鎮，虜數梗道，居者不得耕牧，挽運者不得輸送，其害益數

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執事者不思久遠妄遂已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固飲藥昏瞀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鬪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承平無備日久一有亡命猖獗官兵皆效雌矣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廟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執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

守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譬策官吏、郎承命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民私若曰、郎莫之盛、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爲此而已、今執事者徒以尊官崇階、握持朝命、抗厥羣列、悉取其約束而更之、罷壯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除用民兵當取）

（对材無亦籍者游循之人不可用也）

游手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取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眞定。彼時民方承平

畏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爲厲巳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孰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瘁崪崪。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疊緯積蓰。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官吏徵斂無法民兵未練而百姓）之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已涸矣）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爲力

差算耶。此雖盡誅其尸。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又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爲善者。世之所指爲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食。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

求人之行

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

保甲猶尚不無此患況于游滑之徒耶

手孤立借効于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於我促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

遂寇來之人。而彼先為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為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猇虎在柙。苟就飼餵。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劒也。史記所載。除肇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略之故。自黃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為武者。況今日羣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為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為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巳鼓

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弭盜。非愚則痼矣、兄於此何不急為之圖、以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籍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斬志。游手無籍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閼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古之人動難于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効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

著効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用屠沽盜賊與之成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絶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略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馴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即又萬不（城守之乖係于民志）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為亂此孟子所謂（民志既定而後可固也皆養游滑之徒急則求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矜孤則俛伏放下甘為人役有大盜小警則趦順掏摸無忌覬

故甚至因財而興戈也若敎之爲兵資其食力養練以藝有小寇卽亦可以小有勛績大寇至刼仇姓殪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不可不愼也惟兄速巳其事而亟圖之賜不肖以闤闠優遊之樂則莫大之幸矣況百二之險萬萬之命乎

與張邯鄲書　治盜

於公雖抄素交然公爲鄉里豪傑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愼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孺埧精兵僅千人耳既誰衆抗軍不能留齎寄民而所過殘滅并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罹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況

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睚其步。當睚其趾，夫民既以覘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耶。此可以語邯鄲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令之名將，未有類者也。春和惟為民自重萬萬。

與姜武功計處樊伸等賊攻犯事宜　治寇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沐愛，比之更生。然有數載，輒令錄上，煩亟為斟酌施行，則所益不

細。曩時蜀漢征勦橫及無辜，正坐執事者不能先物（執事者皆當留意）
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此則山寨用此字妨）昨日得賊馬者卽以
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卽至境，賞罰之際，果能倡（今西北官兵弱而賊少而卽亡此也延綏動其民矣）
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
下場操演，并種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
矣。何今與昔耶。一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
及昏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卽送官查
究。（近日賊皆用此技混入城池）夜有公差人至，亦必遠瞭同行之人多寡，然後索
其所執關文牌票，果是真實，方令守門官列執兵之

人開門照數放入。蓋恐賊輩乘機混入。不得不謹也。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搬置石子在上。每人以三五斗為率。以備緩急。仍令每五人具手銃一把。火藥銃楔。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石所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遠近矣。一再擇各處鄉村丁壯者。令編為羣伍。除大客村鎮自為防守外。其零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堡堅完。不惟遏賊可以就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者亦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驍勇

當今止守城堡不守村坊以故百姓塗炭者多賊得擄以為資皆由又加掠焉

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為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力純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怯。全功可致也。一各色人操人數。既令衣服整齊。器械精好矣。仍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旗幟。必其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之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撿察。毋使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八九

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摧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匈奴可也況無習草竊賊一各處鄉夫除修整城堡者待其功完放回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里里老先逐名點閘明白的無面生可疑之人參錯頂數方許上堂禀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果老胡突搪塞不行用心致有疎虞先反覆申諭以軍法從事令下法行嚴細閘之自不敢舍命夥入而遠近皆齊矣點視

已畢領打關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瞭視緩急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不至玩愒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門則凡在城內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寇淼

地人孽人興亂迺者二十餘日往來興平西南諸村哨聚村民椎牛掠馬肆爲大言略無忌憚當塗君子

雖已識其將然。而施行處置。尚蘊而不發。使不肖輩如坐烈火。忽見二十一日尊票到縣。乃知攻擊城邑矣。當此之際。若非執事事有素定。則倉卒相值。何以爲策。州一破。賊勢遙起。素被蠱惑之人。觀其行事罔恤。不知從者幾千萬人。而東指醴泉。南嚮敝邑。勢若破竹。夫復何忌。故今能不損一人。不勞餘力。坐致平定者。秋毫皆執事之賜也。已謹具書。當塗備陳始末。少盡執謝之私。此非不肖一人一家之幸也。新聞獲餘數多。斟酌區處。曲當其可。此又甚慰。復有合計事

宜數件隨啓申布倘被垂察或追來放一此輩往來之地止在高祖廟馬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渭河則祖菴一帶而妻孥寄居則郿縣東南鐵爐菴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許久時日蓋

民與忠敗相習則其爲患不細

村野之民不知義理與聞左道之言便乃徹骨相信是以反覆牽連膠固難解而涇陽玄狐教妖人何啻萬數所覩以爲進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舉耳此舉

妖人易以鼓動亦易以解散

既敗則是數處之人解體過半矣今不預爲之計萬一賊勢復合即不敢復犯城邑而鄉村剽掠之苦何

日可息。茲欲以聞上司。急欲出告示。隨處張掛。將連日斬獲之人。名姓明白開曉。某人常以樊仲妖術衒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難追。來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告示到日。有爲賊黨蠱惑者。便宜洗心革故。自求多福。能將樊仲楊朴張和董漢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即許免其脅從之罪。仍照河南四川首功之例。一體陞賞。其樊仲等經過地方。曾與做飯送酒之人。乃一時被其氣燄熏赫。雖云法禁有違。亦出勢不得已。姑且免其究問。其壯丁

欲將妖術如此便

此段更能使反側安心

男子爲賊捉拏割髮塗面及著明賊籍開誘脅從者。有自楚中來者告余曰爲流寇所擄之人皆被拔原係被賊威劫之數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同若月許即不敢歸歸即無賊者能大開首者使得自能改悟走回許自首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生理。歸者可減半也其楊朴等果能改悟前愆將樊仲等不拘斬首生擒送官投首亦照前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定賊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函官庫矣。一立賞値信所以勵勇敢勵內逆之大權也近聞州上於諸賊攻城之日大賞射者州中之人人人思奮恨不身對賊鋒以收斬效今開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十

二日辰時賊衆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船丁各行走避。村民數輩。執兵追呼。各賊徑西而去。趕下馬匹。地方牽來報官。姜令卽便賞與以勵其氣。諸賊恐追兵繼至。從別渡徑去。雖因往來鐵爐菴寨。熟知道路淺深。然舍舟而涉。益亦深有所不得已。其餘黨不數百。正以事勢窮蹙。不能相及。以今料之。只在州城東西及與平一帶舊行道路村舍。憑熟隱匿。若出給曉以此立賞勝諭。令各村挨拏呈報。除官定賞外。凡所獲賊人一應于官給稍留人得沾實惠矣物件不拘馬騾銀兩悉行給與則遠近相傳必多奮

迅更以隱匿不報。與犯人同律召號。則勇敢之士。志向既專。而隱匿之家。親疎靡諱。不十餘日。自首自縛者。源源而至。謂孽蔓猶滋。氛祲不消者。吾未之信也。一二十三日。見州上批迴本縣票帖云。賊衆自言去與所約銀兵。及涇陽玄狐教私人。復來攻城。事之有（此乃虛聲以圖其竟耳非事實也）無。雖不可料。而備之曲折。誠不可疎。使賊果如今日馬散而去。固已幸矣。倘萬一如厥所言。則倉卒之際。何以為計。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鐵爐菴寨。打探賊輩何在何往。若果招誘銀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巡

撿于鄖令其多方訪邏勦捕鄖有令去則山中小寇不惟不敢輒同賊謀抑且別爲巡邏搜捕何也伸等皆鄉村游手好閑之人止以妖人誘引扇惑偶至如此山途巇險旣所不閑兵事俯伏又安有見自寳雞至鄠縣牢谷一應山口各請上司指揮所在官司督人守把賊必進退兩難束手就斃矣若賊尚在此地留滯未發宜徑行寳雞把塞隘口截其西奔兼移盩厔揚兵致邏遏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渭河道但有淺窄可以列渡之處及一應通行行船渡

口。仔細隄防，不許擅便放賊北渡，乃徐陳師壓境，依前明加曉諭，立賞要成，則事更易圖，計無不獲矣。一玄狐教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處處有之，但不若涇陽之多耳。此教風行二十餘年，其妖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承奉，一飲一饌，妖師方下筯入口，其家長幼大小，即便跪請留福，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次第問安，倘蒙留侍枕席，即為大幸有福。其妖師者，又令此輩照水鑑形云，其後當有何福，愚民易惑，便爾

堅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既希有官祿，志豈無懷叛逆。往歲監巡撫在陝，僕嘗具書備言其事，略云此地十年之後，必有大憂，宜急為之所。監公星夜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事體，曉諭無方，致此輩托求太府，反謂官司生事，乃其官司亦不能禁

此輩何能久聚

矣，而此輩方且深根固蒂，聚貨通官，打點承對，搖手

此有大家之護庇所以郡邑之力不能去之

一呼，應者千萬。生員楊芝恐貽害地方，具呈巡撫衙門發縣跟究，縣官以受重賄，將欲故勘，復畏人言，竟以他事致芝於死。此後雖有豪傑敢言之士，閉口不

敢矣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碍人衆不若申達上司但摘其爲首之人二三十輩斬首號令則愚民將曰彼嘗照水見有何官令輙遭此方來復有是人行妖蠱惑雖平日爲深信者亦不信矣此其陰隲於民奚啻萬萬哉一此賊旣行叛逆攻犯城池上司將必加兵搜勦所過地方不無玉石俱焚之憂宜曉諭各處鄉村鎮店屯寨軍民人等急爲修築垣堡立柵置兵警至則聲鑼相援軍來則列兵示備不惟賊衆見之寒心而要功之徒亦無所肆其志意矣一

川保兒皆深根巨盜攻刺慣熟之人比之此輩實有徑庭各處鄉村之民聞其聚衆攻城曾未見彼技能何似便乃深自疑畏甚至婦子離散產業蕩棄地方生事之人又復乘機刼奪財物若不反覆曉告令與近村之人自相保助不許擅離本地不拘反賊及乘機之賊併力擒捕依前送官給賞則外賊不惟易獲而內地復難驚潰此又計之所宜先者不可不慎也

與鎮西將軍曹公 寧夏兵變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巡諸公

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此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構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脇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爾逆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繫父母妻子劫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憂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朝廷必用誅殄爲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一信

兵變之後先行慰勞就有[illegible]

曉事机

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乖效順之心所謂爲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詣仇鉞諜內應仇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妻子之恨即未能啖肉嚙髓盡臠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日得矣況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後張兵揚威遏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喩衆喩衆則士卒之心無所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几上肉耳鄙諺曰以米貴粥以水植盆蓋此之喩也夫昂

其後果以仇鉞爲內應殄賊對山可謂料事審矣

深得鉞之虛實之勢

錦以一日殺五大宦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算娭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軍。其股肱已悉剪矣。夫既剪股肱矣。猶可爲全乎。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爲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陳元吉論寧夏糧運　寧夏糧運

久不奉問。伏想起居多福爲慰。其有所聞。敢輒上左右。然事勢甚亟。幸無以爲緩也。日者各處起運寧夏糧餉者。百姓騷擾不寧。詢之人言。比往時幹運丁糧

過倍不可復望生全心竊怪之及查原行文移見其所處乖戾無序失緩急消息之道又爲舊曾部運得利之人及貪靡不才之吏虛爲聲勢倚藉彌文百姓無知一以傳十十以傳萬虛恢越絕遂無紀極耳然聞之人言寧夏麥價每銀一錢今可買二斗五六即使納者湊集亦當不減其半便令再減八九升而止耳今以原起改坐之糧俱用本色不拘米麥務在各州本處自備或朋合車輛運去則一石之糧可用往

輸送本色郡縣艱苦故欲用

時十畨遠徵之價豈若每石就起價銀一兩或一兩

折色也。然在邊計。則定價。本色耳

一二錢坐派大戶使如平日事例責限嚴併乎。況小民湊糧之際。計處打點。及盤費等項。已數倍掠斂。而又使之備車朋車。則一車之歛。又將若何。不肖不敢遠喻。請以乾州協濟論之。其每車之費。且不下三四兩也。而又遠數千里至寧夏耶。況其車實未能去也。且令寧夏全無糶賣之人。苟持多價而起之。則由慶陽以上。及諸附近寧夏有糧之處。轉糴僱載而去。亦無有不可也。今又靡費均徭贓罰之銀。使石給三錢以爲脚價。則每縣至少。不下五七百兩。靡弛如弊邑

不必本持起解但從附近有糧處所轉糴此爲兩便

者又何以能辦也。且其將費之際。所應簽糧之人。不問升斗多寡苟部運者以點閘勒其自行則非厚得遺賂安肯容之附搭即有豪俠之人。不從其圖而上司來文。止有朋合共載之令有安得不從也。故貧下少糧之戶。尤被其苦。危動浮言。無足怪也。且今寧夏事勢既已妥帖主客之兵。又悉歸散。則安事如此急運借令新值寇逆。倉廩盪盡。便宜多撥內徵之數。令倍照常糴納。其於急運。豈不尤易也。乃動以子粒爲言。徒資部運之貪。亡益尤足之實願量照愚畫。再加

民運多費此亦其一端

許定星夜移下州縣令勿騷擾務量多寡追價仍舊責付大戶免起車輛丁轉之屬再擇能幹官員以舊布運而去或在慶陽諸處糴運或即在彼糴納要之以必完價之賤貴一聽自擇其便發行數日之後即繫執親屬以警其怠前後兩月之間寧夏倉廩復有不完者吾未之信也

記

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平番記　平番

西戎諸番在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

弘治之間。又不啻編民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茲有弗悅焉、及興師問罪。則應之曰。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襄首望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以來。洮有板兒若籠納卽打魚岷有刺卽栗中占藏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石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史受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戎震慴。望風納降。擄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誠布信

戎乃大悅矣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强族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勦盡滅其種戎方悉平已亥歲楊子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洮諭諸故老考諸文牒嘉羨公之休績謀諸叅議范子箕副使李子文中韓子廷儀紀于常玉王子世爵僉事江子南徵予為記以示不朽予傷 祖宗以信義待夷狄其用命秉忠莫如戎也後乃不相干擾矣戎忍負中國耶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哉因擬其事以復數子之請後之繼

厥守者。愼思祖宗之法可也。時嘉靖十九年庚子春三月朔旦記。

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平蜀

自己巳以來，蜀民不鈐，方土罔靖。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塡益，財殫民困，賊勢益延。一時受命之臣。瘁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不滅，隨撫隨叛。於是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勳。蓋是時公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故將軍

共言得体

槪本在此

鼓行來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群盜方叛走漢綿，勢燄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訌，公曰，此若擣鼠宜先塞其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乂。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竊聞征蜀將士言，蜀中多巉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矛激弩。萬夫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窟凹。師弗習，往往中其伏兵。平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

塞旁穴者的字寔突也

此段詳言用兵形勢

一相蹣倚仆跌若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士馬忽已大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士亦多有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塡守要害。其故所往來之道。旣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紀律之事。益申益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爲奇。正自爲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修涵有素。宜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

然也藍公與公同事共勳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為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為盜則公之德於蜀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為何如哉

張舜卿東征詩序　東征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盛於時　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為之前陸公行於

是以武選主事盡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叅將某統遼東兵勦東路。十一月中。張典張旺率衆寇長清章丘鄒平高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臥擊之。高麗去貞觀鎮十五里。四鼓先令斬榆棗塞巷口道路。分八百人遏要害。餘兵皆游擊。約五鼓鼓譟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爲榆棗所罥挂。我師於衢市閒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

得男女小大八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旌旂及兵仗雜器三千七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圍茌平、舜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賊數十人。未失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爲百戶、縉紳大夫聞者皆爲歌詩以嘉舜卿績、命曰東征大捷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與平蜀、其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勇如此。聞齊彥明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

用兵不多致勝

尤奇

一錄舜卿能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已偉矣其高麗鎮之捷張興張旺者劉齊頡頏之賊也寇淮安立敗兵備兵擄知府劉祥不一年集已至數千人直隸山東徐淮諸處所過傷殘毋敢攖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孑遺此非表表然具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而往任授方益大然盜起固有所由皆舜卿日覩而心悉者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為（是時群盜尚多故言）之所邪鄙諺曰治壞于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

病痊劇之際者也。失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既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月丙申序。

姜武功平賊序　平賊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慨歎興懷焉。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遁遷未艾也。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一與卑之力可攘也。乃得巡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巡

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吾所謂賢且才者也、失茲不言、禍將焉致、於是以書予二公曰、其地事十年後必有大憂、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求倡始者數人薄治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洶洶、乃藉是將要以一功也、（先機定謀不墮于畏事即墮于喜功天下事往往如此）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喜其重賂。二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伸者多貲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伸意、行訣於伸云、伸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舉

熈然從俾而俾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修武、來者雲集、有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洎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廼於嘉靖乙酉秋、集黨寇乾州、賴州之士大夫暨宗、力禦之、日晡逃去、走南山結銀兵、復謀北寇、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命曰、俾輩皆膏梁子。徒以妖師扇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聊果南奔殯塲。必假道立節橋頭。凡濱水諸村落。宜據舟嵡候其至。共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爽、賊果至。諸村落

人執挺拒賊悉從涉渡逃去獲馬及器物村落以爲
來侯卽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直此於是人
人奮志思獲賊矣曰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伸所給號
帖已署有僞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逕咸與
醲愚民爲賊惑者舉不敢南嚮應賊賊居鐵爐巷五
六日侯應不至始決意趨礦場又二日賊首悉爲于
放背所擒無一遁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東獻馘醜
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君子
咸推功自侯上功於朝而侯之規畫誠已奇矣武功

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破賊合衆南下必先甘心於吾縣吾縣非侯勢必大壞又安有今日者於是繪圖請序述其事於首以報侯保全之功澣西子曰仲之敗人知爲救輩設巧善獲然發軔即衂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哉及匍匐涉渭志灰然盡矣耆老之請殆亦有所見乎故予重之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賀少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番序　平番

國家封哈密爲捍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既强又

受有　天朝顯封、諸蕃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
土魯番強噬諸番、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
制。　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興師問罪、擣其巢穴矣、
王師比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
畏、固以執事諸公之過也。何也。　國家以一統之盛、
臣服萬方。土魯雖強、竊據西北一隅之地、而叛服不
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方劇、予則何恩。是
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徒釐廟堂籌顧之憂、無補疆
圉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又重聲譽而略綜核、騰

口說而賤事體故允蹈者少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於原野轉輸亟于道塗非軌事諸公之過哉　天子嗣大曆服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戎伍畀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玆事公至萃邊方重臣於帷幄而論之曰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賞斯恩焉唯逆則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回鶻賈胡耳仰華夏以為利藉黃薜以厚生往昔侵方物而紬信義勤貢獻以啓釁尤吾輩固不欲仍乃仆跡

矣曷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羈使納其貢夷擊寇伺之惡示歸土之諭於是混淆者革捍格者通方物無拮克之虞撒報無稽留之苦觀其籲天改過出印獻城則夷情大悅夏德丕宣可知矣牙木蘭帖木哥土巴土魯番心服爪牙也皆望風歸化畢命致身而六十餘年難測之虜一旦以笑談決之固信義無紬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爾當時執事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肅鎮巡挽留之疏謂公是非可否每明辯於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取必於智謀

然自是哈密今不可復矣

之末。敢於任事而行人所難行，善於應變而決人所難決。遂能展布四體。康濟一方。斯實錄矣，厥功既聞，天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即當時之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後之觀者，倘有取焉，可以知　國家之長計矣。

碑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平虜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厲

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主之（陝西諸邊方息應援不）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時故虜入侵得意去）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巳卯虜由定邊乾溝劃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其守備其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

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皐可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個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拔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剌都鹽池鳴沙洲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個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犍馬一百三十又二甲胄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參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溝

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邀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叅將史經劉潮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遊、邀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馬二百又二、器物三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故海剌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雖其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附門顓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

秣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攄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爲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後。謂爲再見。視威寧細溝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以予撰碑敘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惟明九葉篤生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

成功思功者故其言然

內治既洽恩被邉防惠德有賚拂義必匡猶茲酋虜潛蟠幽荒教既未逮蠢亦屢猖元臣若德逖思厥常盤據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戒戕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與武既臧乾淸亦襄大舉反剱鼠竄惟戴恭惟神武所向必斂况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譎狂稽勳考勣咸協否臧元戎丕奮恭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怯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愼勿忘